

天机神算 刘伯温

(台湾)萧玉寒 / 著

第一章 茫茫沙盤現乩仙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年四月的一天傍晚，從福建到印尼謀生的華僑年青小子林紹良，

在叔父的店子幹了一天的售賣花生油生意後，把幾個朋友約至店中，連下

乩」的遊戲。

問的多是婚姻、錢銀等急功近利的切身事。沙

紹良時，他默默的想了一會，虔誠的向

自身「前途！」

上的乩筆先

深深的一

良的話

吾明朝

良忙拜道

却立刻凝住不動

會，林紹良的朋友忽然驚奇的大叫

良連忙凝注沙盤，但見乩筆在沙盤上急促移動，在沙盤

字跡來：「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林紹良一見，急時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只好又再又領，祈求明示。

乩筆停了停，果然又動了，沙盤上現字跡道：「口中口。天外天。一錢千支起。天

下死萬千。」

林紹良又驚又奇，所聞的鬼字句句他雖然已牢記於心，但到底不明究竟，無奈只好



岳麓書社

970105

I247
4413
2

124 /
4413

天机神算 刘伯温

(台湾)萧玉寒 / 著



中

岳麓书社

目 录

第 一 章	妙计巧从千里送	(3)
第 二 章	独立空城阻元雄	(10)
第 三 章	九宫大阵妙无穷	(18)
第 四 章	进动天地退从容	(26)
第 五 章	猎兔陷落深渊中	(36)
第 六 章	绝境天龙阴阳通	(44)
第 七 章	天机乍现惊天龙	(53)
第 八 章	抛杯惊叹帅星倾	(62)
第 九 章	千钧一发军令定	(69)
第 十 章	天龙正位宋旗升	(77)
第 十 一 章	孤军出守池洲城	(86)
第 十 二 章	大军压境城欲倾	(93)
第 十 三 章	单刀赴会飞雄鹰	(99)
第 十 四 章	敌营用画展豪情	(110)
第 十 五 章	智降烈马动雷霆	(120)
第 十 六 章	脱围回身伏奇兵	(129)
第 十 七 章	八阵大法守空城	(136)
第 十 八 章	雄阵妙施天地惊	(144)
第 十 九 章	弹指击退百万兵	(152)
第 二 十 章	转危为安不言胜	(159)

第二十一章	两军争雄如转铃	(168)
第二十二章	诱敌深入布精兵	(179)
第二十三章	以寡敌众歼雄兵	(188)
第二十四章	挥军南下决乘胜	(198)
第二十五章	深入敌营智勇精	(207)
第二十六章	妙演天机帝星明	(217)
第二十七章	元将内讧汉军起	(222)
第二十八章	众将齐心讨元鞑	(230)
第二十九章	亲身南进探军情	(240)
第三十章	擅闯黑洞弃甲走	(249)

第一章 妙计巧从千里送

北时，双方交战的情势却突然骤变。

郭子兴与王保保大战了近百回合，双方均沾不到半点的便宜，双方都在暗赞对方武艺了得。

郭子兴的前锋将王仁雄，与王保保的右路大将接战到二十回合，王仁雄被元将一枪刺中腿部，王仁雄重创依然死战，拍马挺枪直刺元将的胸口，更不顾自己空门大开，那是拼个同归于尽的打法！

朱元璋一见，知道王仁雄已凶多吉少，忙拍马上前助阵，一面大叫道：“王将军退后！待本将接应……！朱元璋的快马未到，王仁雄拼死心切，不顾一切，挺枪直刺元将胸口，元将却临危不乱，猛抽佩剑，朝上一挥，登时把王仁雄的枪柄削断。

王仁雄失了依托，撞向元将，被元将趁势手起一剑，把王仁雄的头颅削了下来，王仁雄颈腔的鲜血直喷出二尺，把元将溅得满脸满身鲜血！

朱元璋见了，怒火中烧，疾如电闪驰到元将身前，元将正伸手抹去眼部被沾糊的鲜血，更被王仁雄的勇猛气魄震慑，心神恍惚间，朱元璋的大刀已把他的胸口劈开了一个血洞！元将倒撞下马，朱元璋俯腰再补一刀，元将的脑袋登时便分了家。

朱元璋杀得性起，拍马挥刀直闯敌阵。

王保保正与郭子兴酣战，却游刃有余，眼观八面，耳听四方，密切注视战场情势。相反郭子兴却无懈分心，因此双方虽

不分胜负，但比较之下，王保保的武功显然比郭子兴略胜一筹。

王保保眼见朱元璋把自己的右路将斩了，左路将又被马云英的神功弄得迷迷糊糊，心中恼怒，右手挺枪直刺郭子兴，左手却探出令旗，朝后面一挥，数万元兵一见，立刻呐喊震天，掩杀过来。

后面监阵的马云英一见，亦大叫道：“各位兄弟，冲啊！”

郭家军的近三万精骑应声而出，截住冲来的元兵，大战起来。

两军就这般死战起来，双方谁也不肯退后，但也前进不得。

朱元璋在战阵中左冲右突，虽被他斩翻了不少元兵，但郭家军亦伤亡不少。双方再苦斗一个时辰，战场上已铺满了双方战士的尸体。

朱元璋越战越心惊，暗道这批元兵果然骁勇，若于此时帖木儿再增兵到来，郭家军今日难免全军覆没了。

就在此时，东、南两面忽然数声炮响，分别冲出两队元兵，东西合击，把郭家军逼向中央。

朱元璋心头大震，深知元兵的合围之势将成，郭家军一旦陷入重围，势必死无葬身之地！目下唯一办法就是拼死突出重围。

这时王保保、郭子兴亦被双方士卒的大战冲了开来，再难接战。

郭子兴挺枪刺翻了几名元兵，拍马驰近朱元璋身边，道：“再苦战下去，我军胜算有多少？”

朱元璋摇头苦笑道：“帖木儿果然早有准备，欲一举把郭

家军剿灭！郭家军兵力有限，再打下去，于我军极为不利！”

郭子兴怒道：“帖木儿如此可恶，我等只须坚持片刻，待徐将军大军赶到，必斩王保保人头！”朱元璋摇头道：“帖木儿尚未露面，显然伏下重兵，目下只派王保保接战，重兵必然留待徐将军率军赶到时，再行聚歼！郭家军十万军马若失其六，则大势去矣！”

郭子兴沉吟半晌，不得不为之心惊了，暗道王保保此时围而不歼，目的显然诱我援兵赶到，然后再出重兵一举剿灭！若如此，郭家军势必全军覆没。

郭子兴长叹一声道：“郭某贪一时之快，长途奔袭，犯了兵家大忌，误中奸贼诡计，竟亲手把郭家军陷入绝境矣……这！这却如何是好？”

朱元璋沉吟不语，一时间，他也没了主意。

就在此时，马云英忽驰马飞近，叫道：“势成绝境矣！义父，为何不开拆二哥所呈第二封密函”。

郭子兴一听，登时忆起刘伯温苦苦相劝的话，心中又感又愧，长叹一声道：“悔不听刘兄弟忠言，至有今日下场！”

朱元璋亦叹道：“若非刘大哥派英妹同来，朱某今日早已命丧，刘大哥洞悉先机，真神人也！”

马云英道：“你两人叹来叹去只怕亦叹不出重围，二哥既然洞悉先机，难道便不预伏解救之法么？义父快拆二哥的密函啊！”

郭子兴无奈，果然探出刘伯温所呈的第二封密函，一面启封，一面叹道：“刘兄弟此刻远在数百里之外，如何知道目下我军情形？又如何有妙法解救？今日只怕当真远水救不了近火……噢？密函上写的只有十六个字？”郭子兴拆开密函，迅速一

瞥，便惊奇道。

原来刘伯温在这封密函上，果然只写下十六个字，道：“欲退先进，欲进反退；先置死地，然后求生。”

郭子兴一看，迷惑不解道：“刘兄弟所言，端的是甚妙计？”

朱元璋略一沉吟，便豁然悟道：“刘大哥乃道：我军如遇伏兵，已陷绝境，除了撤退，别无出路时，绝不可立刻后退，否则军心大乱，兵败如山倒，绝难收拾；而应先行反击，拼死击敌必救之处，敌必全力救援，我军士气重振，趁敌惊惶之际，即行速退，这便是楚汉相争时，韩信所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突破重围妙计！”

郭子兴一听，立刻领悟，当下决然道：“不错，便依刘兄弟之计行事便了！”

郭子兴说完，即挥手招亲兵靠拢，口传密令，新兵立即飞驰战场，大声呼喊道：“郭家军弟兄听了，目下我等已陷绝境，必死无疑！若能于死前斩得昏君头颅，则虽死亦是光照日月，令天下大放光明！”

郭家军将士血战半日，死伤无数，军心已渐渐动摇，皆萌逃生之念，但此时一听元帅的新兵呼叫，知自己已陷绝境，必死无疑，心中反而大定，人人抱定拼死多杀元兵的心理，求生之念抛到脑后，士气反而大振！朱元璋趁机拍马舞刀冲出，大叫道：“兄弟们！不怕死的随我直捣瓜洲御船！把无道昏君先斩了再说！”

朱元璋这一声大喝，郭家军军心大振，纷把身边的元兵斩杀，向朱元璋这面冲来，然后数千精骑，紧随朱元璋，竟把王保保的合围圈冲破一个缺口，风驰电掣的直扑瓜洲！

王保保一见，大惊失色，暗道郭家军这般骁勇拼命，万一

在瓜洲御船上的皇帝有甚闪失，那就算把郭家军全数剿灭亦无济于事，不但自己的人头落地，甚至元朝的江山亦势将不保！王保保这般思忖，不禁心胆俱寒，忙传令三军，向两边疾退，急速驰援瓜洲，保护圣驾。

如此一来，帖木儿的合围之势立刻消解，郭家军虽然死伤近万，但尚有近两万兵力保存下来，发一声呐喊，紧随朱元璋和郭子兴，风驰电掣，直捣瓜洲御船。

王保保当下更手忙脚乱。他虽然知道瓜洲驻有重兵护驾，但郭家军这种不要命的猛冲却令王保保胆战心惊，他担心若被郭家军冲到瓜洲，万一再被其冲破护驾重兵保护圈，这些不要命的精骑，当真会舍命斩杀元顺帝妥帖尔！因此王保保也顾不得他的义父帖木儿部署的战略，把合围郭家军变成拼死堵截，王保保发誓绝不容郭家军有一兵一卒抵达瓜洲。

王保保的兵力苦合围则绰绰有余，但堵截便被大大分散，因为他要分兵堵截各个要道，同时各个要道的兵力又绝不能少于郭家军，否则，被郭家军撕破任何一个缺口，这均是王保保的灭顶之灾。

王保保手忙脚乱，郭家军却就重新夺回战场的主动。因为郭家军这一招“欲退先进、欲进反退；先置死地，然后求生”的策略，把被围突变出击，而且是攻敌之必救。

虽然王保保拼命堵截，但郭家军的士兵均抱着必死的决心，勇不可挡，风驰电掣的向瓜洲方向逼近了五里。

前面已隐隐传来长江的江水浪击声。郭家军的官兵士气更加高涨，均大叫道：“狗皇帝便在前面！拼死把他杀了！替天下百姓报仇！”一面拍马飞驰，抢先向瓜洲进攻。

就在此时，郭家军的前锋朱元璋突然接到郭子兴的令旨，

要朱元璋停止推进，改而绕过瓜洲，迂回返回仪征。

朱元璋知道这是郭子兴在施用刘伯温的退兵妙计，不敢犹豫，当即把鞭鞘向右面一指，领先转向右面飞驰。郭家军的将士这时士气高昂，只要有人领头，便是刀山火海亦敢闯，朱元璋这一向右，众将士便以为皇帝御船就在右面，于是纷纷把马头一勒，紧随朱元璋转向右面。

朱元璋领着近万郭家军前锋，策马飞驰，绕道返插仪征。

王保保这下子又被郭子兴弄懵了。他的兵力已全数布于堵截通往瓜洲的各条要道，岂料郭家军却突然转向，杀回仪征，王保保用子堵截的兵力便全数徒而无功。

不消片刻，朱元璋便率兵重返仪征，与随后跟进的郭子兴会合，以原先留驻仪征的一千生力军作阻击，郭家军主力迅速退出仪征，向原路奔驰。二个时辰后，郭家军已安然退到燕子矶附近了。

这时，郭子兴眼见前面再无元兵堵截，才暗地松了口气，对身边的朱元璋叹道：“刘兄弟远在数百里外，竟以十六字解救郭家军绝境，刘兄弟真神人也！天下英雄虽数不胜数，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舍刘兄弟外当无人敢于自夸矣！”

朱元璋亦点头叹道：“刘大哥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透彻掌握，有此人相助，郭家军何愁大业不成！”

马云英格格一笑，道：“未必！未必！义父和兴宗哥把二哥夸赞得天上有地下无，只怕未必！”

郭子兴奇道：“为甚么？英儿竟不相信你二哥？”

马云英笑道：“二哥若是事事洞悉先机，那为甚么还向义父呈上第三封密函？现在郭家军不是已脱险了么？”

马云英话音未落，就在此时，东、南、西、北四面忽地响起

四声巨炮，前、后、左、右随即尘埃冲天，喊杀声震耳。

郭子兴道：“不好！我等只怕又陷重围矣！”

郭子兴、朱元璋、马云英立即驰马冲去燕子矶方向，这是郭家军退兵的唯一出路，但见前面的郭家军将士已被堵住，欲进不得。

郭子兴、朱元璋、马云英冲上阵前，只见一面大帅旗下，元朝兵马大元帅帖木儿正端坐战马上，以鞭鞘一指郭子兴，大笑道：“郭子兴！谅你们这欲退先进的奸计，如何瞒得过本座？你且看看，前后左右本座已伏十万大军，你已成为网中之鱼，还不下马投降？”

郭子兴举目四望，果然郭家军已四面受困，陷入重围。

郭子兴暗道，今日眼看难于幸免，不如拼死把这帖木儿斩了，这般虽死亦不冤矣！郭子兴这般思忖，便欲领先闯入敌阵，率二万残余的郭家军与帖木儿拼个同归于尽！

但朱元璋却忽然低声叫道：“郭元帅难道忘了刘大哥第三封密函么？”

郭子兴心头一震，便把与帖木儿同归于尽的念头打消了。他扬鞭一指帖木儿，故意笑道：“帖元帅何太狂妄？难道你陷入大座诱敌之计尚不自知么？”帖木儿略一沉吟，随即大笑道：“本帅早已打探清楚，你的大军师刘伯温此时留守颍州，分身不暇，刘伯温若不在，本帅还怕你等草莽之雄不成！”郭子兴一面与帖木儿对答周旋，一面抽空把刘伯温的第三封密函拆开，但见密函道：“身临绝境，务须沉稳；但闻鸣金，立即进军！”同样是短短的十六字真言。

郭子兴目示朱元璋，朱元璋会意，即抽身离开，拆返中军准备拼死一战。

第二章 独立空城阻元雄

帖木儿见郭子兴先阅信函，随后朱元璋又向后面退走，心中生疑，便叫道：“郭子兴！临急抱佛脚，上阵阅兵书，只怕太迟了！你已身陷重围，不必再作垂死挣扎矣，你若肯投降顺服朝廷，本帅保你生命可存如何！”郭子兴故意与帖木儿周旋，拖得一时算一时，便大笑道：“帖木儿！你亦太轻觑本座了！本座告诉你，刘军师已替本座布下妙计，你信是不信？”

帖木儿一听，大笑道：“本师知道你尚在拖延时候，等待你的援军到来，但本师早把你的底细弄清楚，你后面的三万援兵，早被本座伏下重兵堵截，彼等如何赶来救你？待本帅先把你剿灭，你后面的三万援军一样难逃被歼的厄运！”

郭子兴怒道：“你要把郭家军斩尽杀绝？”

帖木儿大笑道：“本帅身为元人，自然忠于朝廷，若不把你等反贼剿灭，如何以保住元人的江山！你休再多言，本帅最后问你，你降不降？”

郭子兴嘿嘿道：“降又如何？不降又如何呢？”

帖木儿道：“本帅与刘伯温有交往，你若降了，刘伯温自然肯为朝廷效力，本帅念在此，便饶了你等生命，任由你等弃械逃亡！若不降么，只消本帅令旨一下，十万大军合围，你这二万残兵败将将无一幸免！”

郭子兴冷笑道：“帖木儿帅有这等善心？只怕我等逃亡之时，便正好趁机逐一击杀，以绝后患矣！”

帖木儿大笑道：“你等逃得一个算一个，总好过全军覆没！”

郭子兴冷笑道：“未必！未必！”

帖木儿道：“未必甚么？”

郭子兴道：“目下胜败尚言之还早，帖木儿帅竟开出这般苛刻条件，岂非太过于狂妄？”

帖木儿大笑道：“眼下除非神仙下凡打救，否则，本帅委实瞧不出你郭家军尚有甚逃生之途！”

帖木儿刚说到此，前面燕子矶方向忽然传来一阵尖厉的鸣金声，直刺人耳鼓。

帖木儿一听，哈哈大笑，道：“听！你的援军已然不敌本帅重兵堵截，鸣金收兵矣！你援军既退，尚有甚侥幸之想！快快下马投降了吧！本帅瞧你亦是一条好汉，才好言相劝，若再执迷不悟，休怪本帅下重手杀戮！”

郭子兴一听鸣金之声果然响起，心中登时一喜，趁帖木儿得意之际，突地拍马挺枪直奔帖木儿，一面大叫道：“郭家军弟兄听了！进则生退则死，抢下燕子矶，便有生路！”

朱元璋亦在中军放声大叫道：“我军援兵已抵燕子矶，弟兄们冲杀过去，便有生机！”

郭家军将士本来被帖木儿的重兵包围弄得惊惶不安，这时一听冲过燕子矶便有生路，那还肯落后？当即发一声呐喊，千军万马，如狂风怒涛般的紧随郭子兴向燕子矶方向卷去。

帖木儿用于堵截燕子矶方向的兵力虽然已达十万，但被郭子兴率军拼死一冲，阵脚亦登时动摇。帖木儿忙传令下去，不惜任何代价，拼死堵截。

此时，在燕子矶后面五里处，徐达率领的三万援军杀出重

重阻截，果然已抵燕子矶五里外的一座大山前面。但大军至此，立刻被帖木儿伏下的重兵堵截。

徐达指挥将士向元兵几次冲击均无功而退，双方陷入苦苦僵持。

徐达已接获郭子兴大军遇伏的消息，若援军不能及时驰抵救援，郭家军便难免全军覆没的厄运了。

因此徐达下了死令，无论如何亦须击破元兵在燕子矶前面布的防线！

双方僵持间，徐达听后面有一队精骑风驰电掣的驰来，心中大惊，暗道若是帖木儿的主力军再在后面夹击，驰援的郭家军就危甚矣！

幸而不久又接报，后面赶来的原来是数千增援的郭家军。徐达一听，心中又喜又佩，暗道二哥留守颖州的兵力已嫌单薄，竟然敢于此时再派军增援，颖州的防守又百上加斤矣！”

徐达添了五千多生力军，信心大增，立即传令下去，向元兵发起全线冲击！就在此时，徐达的亲兵领进一位将军，原来竟是汤和亲率援军赶到。

徐达把战况向汤和简述几句，汤和呵呵一笑，即附耳对徐达低言几句。徐达一听，先是一怔，奇道：“鸣金？这岂非退兵么？元兵的防线便击不破，郭元帅危矣！”但随又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道：“好！好！既是如此，徐某依计而行便了！”

徐达说罢，更不犹豫，当即向亲兵传令道：“传下去！立即鸣金！”

亲兵领令，疾奔而出。立刻尖厉的鸣金声便响了起来。正向元兵防线发起冲击的郭家军猛听鸣金声响，军令如山，只好立刻掉头不进反退。

元兵一见，以为郭家军要逃，便趁势冲出防线，向郭家军掩杀过来。

在同一时间，郭子兴的军队已把帖木儿布下的防线撕破一个缺口，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向燕子矶方向冲杀过来。

徐达接报大喜，立即依计传令击鼓进军。郭家军在汤和的率领下，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向追来元兵掩杀过去。元兵刚离了防线，此时突被郭家军反击，登时阵脚大乱，原来布下的防线立刻被汤和撕破了。

就在此时，元兵又接报燕子矶前面的郭家军已突破防线，向这面冲杀过来，元兵受前后两夹击，登时向左右两面一哄而散，溃不成军。

郭子兴这时已率军驰近燕子矶，但见燕子矶的镇楼上，已升起了“郭”字大旗！

郭子兴大喜，快马驰近镇楼，一位将领飞驰而出，正是汤和，汤和向郭子兴拜见道：“天幸郭元帅无恙！刘大哥已在镇相候多时了！”

郭子兴又惊又喜，忙道：“刘兄弟到了么？后面帖木儿尚拼命追击，刘兄弟尚在此地，太凶险了！汤将军速去报知刘兄弟，要他率军先退，郭某就在燕子矶殿后截帖木儿！”

汤和却摇头道：“不可！刘大哥传下话来，道郭元帅速进燕子矶，所率前锋部队已甚疲累，不必苦战，退后休整。刘大哥自有妙计堵截帖木儿的十万追兵！”

郭子兴道：“刘兄弟带来多少兵力？”

汤和道：“刘兄弟与小弟星夜率五千轻骑抵达此地。”

郭子兴大惊失色道：“刘兄弟竟敢以五千精兵，抵御帖木儿十万追兵？”

汤和憨憨一笑道：“郭元帅放心，刘大哥自有妙计应敌！”

郭子兴无奈，只好先行传令下去，令郭家军全数退入燕子矶待命。

当郭子兴、朱元璋所率的郭家军全部退入燕子矶时，帖木儿的追兵亦排山倒海的冲抵落燕子矶前面，此时王保保已与帖木儿会合，父子俩合力追剿郭子兴。

帖木儿策马冲前，王保保亦随击左右。帖木儿但见燕子矶镇楼上高飘一面“郭”字旗，旗下站了一位青年汉子，只见他脸如朗月，双目神彩奕奕，正是他曾与之交往的少年人刘伯温！帖木儿心中不禁突突一跳，忙向后猛一扬鞭，令军队暂停待命。

王保保素来对刘伯温有点忌意，这时冷笑道：“义父为何停军不前？这小小燕子矶镇楼，就算刘伯温这小子布有伏兵，亦不堪全力一击！”

帖木儿沉吟道：“保儿莫要轻敌！刘伯温此入精子天机阵法，为人又极精细，若无十足把握，他如何敢以孤身冒险？先派出探马，查清底细再作定夺！”

王保保无奈，只好下令探马先行出动查探对方底细。

这时，燕子矶镇楼上的刘伯温向帖木儿拱手道：“帖木儿元帅别来无恙，刘伯温在此恭候多时矣！”

帖木儿拈须微微一笑，道：“刘兄弟不是留守颍州么？怎的却道在此守待多时？”

刘伯温亦微笑道：“用兵无定法，贵在随机应变。帖木儿元帅以为然否？”

帖木儿一听，不禁微微点头道：“好，好一个兵无定法、贵在随机应变！由此足见刘兄弟不失为领军奇才！但可惜呵可

惜！”

刘伯温微笑道：“帖木儿元帅可惜甚么？”

帖木儿道：“可惜刘兄弟明珠暗投，错为草寇效力，处境凶险非常！若肯随本帅旗，拜相封侯，当垂手可得矣！”

刘伯温一听，亦微微一笑，道：“帖木儿元帅之言，于百年前道出自然大合天道，但于今时今日宣之元帅之口呵……”

帖木儿忙道：“怎样？”

刘伯温微笑道：“这便只能道一句可惜矣！”

帖木儿道：“可惜甚么”本帅手握朝廷重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难道尚不足以保证刘兄弟的荣华富贵？”

刘伯温微笑道：“百年前元太祖铁木真自有其成功之道，但百年后太祖后裔却成了尸位素餐的行尸走肉，只顾宣淫享乐，视天下百姓如草芥，当今天下，百里之内无生口，千里之内无乐土，如此暴政，天下岂能不反？朝廷为君者穷极欲，居中者尸位素餐，在下者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朝廷，如此朝廷，岂能不倒？帖木儿元帅不失为一代将才，可惜为之效忠的只是一群行尸走肉。这岂非朗星反附森森鬼火么？”

帖木儿一听，沉吟不语，刘伯温所言委实击中他的心病。帖木儿暗道：“圣上昏庸，本座早已尽知，但身为太祖后裔。若不全力维护大元基业，教本座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但这心病帖木儿是无论如何不能宣之于口的。帖木儿因此怔怔的，一时答不出话来。

但帖木儿身边的王保保却沉不住气了，他越听心中越恼，又见帖木儿似乎被刘伯温打动，心中更添嫉忌，他按捺不住，挺银枪大叫道：“刘伯温！你休逞口舌之勇，所道不外一派胡言，妖言惑众！你若有本事，胜得过王保保银枪再说！”